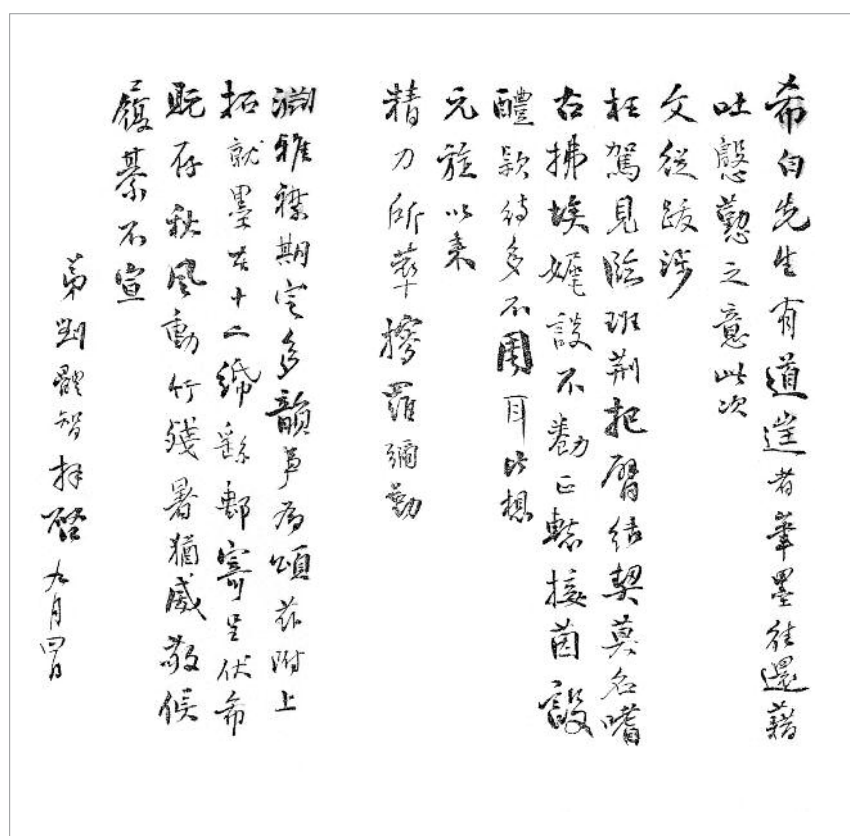


劉體智與容庚往來函札



李宗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3 期 2005.11

一、前言

上海劉耄齡教授最近收藏一批容庚寫給劉體智的函札墨跡，以及羅振玉、郭沫若、唐蘭、陳夢家、胡厚宣等人寫給劉體智的手札。耄齡先生是劉體智嫡孫，得先祖遺藏，如獲至寶。又為紀念其先祖 125 歲誕辰，願將此珍貴資料與學術界分享，乃請其宗親劉國瑞先生倩人整理，國瑞先生商之本所王汎森所長，王所長遂以此事委我。在整理期間，耄齡先生復時時提供相關資料，助我實多。面對近代著名學者手跡，得以先睹為快，亦是一大眼福。

耄齡先生收藏的這批函札，都是近代學界名人寫給劉體智的信，主要是容庚的，計有 45 封，^①另有羅振玉二封、陳夢家三封、唐蘭二封、胡厚宣二封等。此外，尚有傅斯年、李濟給劉體智的信及電報各一件。^②還有郭沫若從日本寄的三封，可惜只剩信封，沒有內文。

這些信絕大多數沒有記年，排比順序允非易事。我根據信中的內容，參考相關故實，大致排出了順序。當然這個順序不是絕對的，其間容有可以調整的地方。

廣州中山圖書館另藏有容庚原藏的〈劉體智尺牘〉，是劉體智寫給容庚的信；劉國瑞先生請其館長李昭醇先生攝製影本，轉贈耄齡先生。劉函可與容函相參照，都是很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

本文將先介紹相關人物，及信函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並把函札的釋文附後。

二、相關人物

* 劉體智

劉體智（1879-1962），字晦之，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是近代有影響力的實業家、金融家，更是重要的收藏家，收藏甲骨、青銅器、古錢幣、善本古籍等，既富且精，其在上海新開路的「小校經閣」，更是文物收藏的重地。^③

① 另有五個信封。

② 史語所所藏檔案中，與劉體智往來之函件甚多，將另文介紹。

③ 2004 年上海市公佈了第四批「優秀歷史建築」，小校經閣為其中之一。見《解放日報》2004.9.18。這是上海私人藏書樓中僅存的一個。

劉體智的父親是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1826-1905），^④體智先生為其第四子。^⑤劉體智憑其殷實的經濟基礎與豐富學養，收藏各項文物典籍質量俱精，且刊布流傳，不遺餘力，如著名的《善齋吉金錄》、^⑥《善齋彝器圖錄》、^⑦《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⑧均是著錄劉氏藏品的要籍。體智又收藏二萬八千多片甲骨，請人拓出，為《書契叢編》，分裝二十冊，後託金祖同帶到日本，給當時亡命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從中挑選 1595 片，並加考釋，即是甲骨



圖一：劉體智像（1879-1962，劉壽齡提供）

學上著名的《殷契粹編》。^⑨郭沫若

在序言上說：「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為海內外之冠。」洵非過譽。



圖二：近代著名的收藏重地—小校經閣（劉壽齡提供）

善齋收藏極豐，後亦陸續散出。其中有部份青銅器賣給中央博物院，還有一些賣到國外；部份珍貴拓片送給中央研究院。^⑩劉家本來就富有藏書，晦之到上海後繼續收藏，藏書達二千四百餘部，以明版居多，間亦有十數部宋元珍籍；^⑪1950 年代捐給上海市文管會，^⑫後轉歸上海圖書館。一大宗歷代古墨和古硯，捐獻給家鄉安徽省博物館；一百三十件古兵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二萬八千片甲骨則捐給國家文物局，後轉藏故宮博物院。^⑬

- ^④ 字希之，號仲良，譜名景賢。
- ^⑤ 參見宋路霞，《上海的豪門舊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258。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頁 271，272）。另據廬江《劉氏宗譜》，體智譜名智運。
- ^⑥ 1934 年作者自印本。2000 年體智之孫劉永齡出資重印。
- ^⑦ 容庚編，1936 年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 ^⑧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935 年劉氏影印本，原稿今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 ^⑨ 《殷契粹編》，郭沫若編，1937 年日本東京文求堂石印本。1965 年科學出版社再刊。台灣藝文印書館、大通書局均曾影印出版。2002 年北京科學出版社收為《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
- ^⑩ 主要是全形拓及銘文拓片等，詳下文。
- ^⑪ 鄭振鐸形容劉氏藏書「以量而論，其弘富殆近於嘉業堂。」見所著《鄭振鐸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 220。
- ^⑫ 據 1951 年 8 月 20 日上海市文管會給劉體智的謝函稱「共計得書六萬七千八百七十三冊，地圖二十二札又五十一幅」。
- ^⑬ 以上主要參考宋路霞，《上海的豪門舊夢》。

劉秉璋後代人丁興旺，且多與名門聯姻，如劉體智娶光緒帝師、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的女兒為妻即是顯例。體智這一房有八子五女，長子子康（固生），娶江南第一大鹽商周扶九的曾孫女周式如；¹⁴ 耄齡即子康哲嗣。

劉氏後人亦頗能克振家聲，不只事業有成，且頗致力於文化之傳承。即以劉體智孫輩而言，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總裁劉永齡，¹⁵ 曾於 2000 年出資人民幣八十萬元，重新影印出版劉體智當年的力作《善齋吉金錄》，且分贈各大學術團體、圖書館及有關學者專家。劉篤齡¹⁶ 則將劉體智的著作《異辭錄》重新整理、標點、出版。¹⁷ 今耄齡先生繼承了家族收藏傳統，復以新收容庚致劉體智函札，亟付刊佈，使學界可以知一代故實，也是嘉惠學林的好事。¹⁸

* 容庚（1894-1983）

容庚，字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為近代古文字學名家，尤精於青銅彝器及銘文，所著《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編》尤其重要。此外，容氏亦精於書畫碑帖的研究收集。¹⁹

1922 年，容庚因羅振玉介紹，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6 年畢業，任教北京大學、燕京大學，1927 年兼任北平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1946 年秋到嶺南大學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 年院系調整，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83 年病逝廣州。

容氏亦富收藏。1977、1978、1979 年均曾捐其藏品給廣州市文物管理處，1980 年捐其藏書給中山大學。

¹⁴ 周扶九（1834-1921），名鯤，江西吉安人。清末在揚州經營鹽業，有「江南鹽業領袖」之稱，辛亥革命後遷居上海。他反對滿清，擁護民主共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時，他曾捐助軍餉三十萬兩。參見劉永龍，《揚州鹽商的傳說·鹽商周扶九住宅》（天津古籍出版社）。

¹⁵ 其父子淵為體智五子。

¹⁶ 其父子益為體智三子。

¹⁷ 1988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¹⁸ 據宋路霞，《百年收藏——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的介紹，「劉晦之的孫子輩中能繼承家學的不少，其中劉耄齡除了收藏字畫、瓷器以外，還特別喜歡收藏佛像。劉耄齡收藏各式佛像，有重要的家族淵源。其祖父為中國第一流的大收藏家，他本人從小在小校經閣的院子裡長大。另外還有他外祖父一家的重要影響。劉耄齡的外祖父周紫珊、外祖母梅懿輝、舅公梅光義等，在民國期間均為極負名望的慈善家和佛學家。他母親周式如也是佛教徒，是圓瑛法師的入室弟子。劉耄齡生活在這樣一個既有收藏傳統又有佛學傳統的家族，就為他的收藏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 92。

¹⁹ 容庚著作目錄及說明，參見馬國權、孫稚離，〈容庚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7-56。

* 容庚與劉體智交往

容庚在《善齋彝器圖錄·序》中提到他與劉體智論交的經過：



圖三：容庚像（翻攝自《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廬江劉體智先生收藏經籍書畫金石之富，海內屬望久矣。民國二十年（1931）春，獲觀《善齋吉金十錄》稿本三四十巨冊于秋浦周明泰先生家。其中未著錄之彝器可二三百。余方欲增訂《金文編》，覩此異文，振蕩眙愕，欲效米襄陽之據船舷也。及告明泰曰：「余與劉氏未謀面，不敢多求，如能以沈子簋蓋拓本見貽，感且不朽。」久之，劉氏郵贈拓本，貽書定交。賞析疑義，郵筒漸密。八月暑假，乃與徐中舒先生訪之上海；道出南京，復約商承祚先生偕行。晤談如故交，盡出所藏鼎彝四五百事供攝影，兼旬而畢，復贈全形拓本三百餘紙，整裝歸來，不啻貧兒暴富矣。

這段文字，不僅詳述了容、劉定交的經過，也說明了劉體智「一己之收藏，從不藏之秘室，而主張公之于眾，嘉惠士林」的一面。²⁰

容庚與劉體智論交之後，即時有書信往返。耄齡教授新近買到的，即是容庚寫給劉體智的信，大約從1933年開始。中山圖書館所藏劉體智給容庚的信，揆其內容，應為二人定交之初所寫。

三、劉、容函札的意義

名人手札，在圖書分類中歸為「善本」，其價值不言可喻；容庚、劉體智均為近代古器物收藏及研究的大家，名人寫信給名人，其價值更是錦上添花。這裡不須再強調這批函札的價值，只扼要介紹其主要內容，價值自在其中。

²⁰ 重印《善齋吉金錄》劉永齡序言。

(一) 朋友酬酢

劉、容二人在古器物的收藏、研究上，都有重要著作，則著作的相互酬贈，或金石拓片的禮尚往來，是很自然的事。在書籍方面，如「奉呈《頌齋吉金圖錄》一冊，乞賜教正」(#1，此為筆者為〈容庚致劉體智函〉所擬之編號，下同。)、「頃由中國實業銀行²¹轉來大箸《善齋吉金錄》兩函」(#2)、「前寄呈拙著《武英殿彝器圖錄》，伏希教正」(#3)、「承贈大箸《吉金錄》下半部，敬謝」(#14)、「尚有《商周彝器通考》，欲俟面呈」(#16)等等。當然，兩人往來酬贈的書籍，並不以自著為限，如「承寄令尊筆記四冊、令兄史學十五冊，拜誦一過」(#10)；²²劉函亦言及「接展九月六日琅函，並蒙惠貽貴校出版諸品，拜嘉奚似！」²³

至於拓片，往來亦多。如容庚在《善齋彝器圖錄·序》提到劉體智「復贈全形拓本三百餘紙，整裝歸來，不啻貧兒暴富矣。」容庚亦曾以拓片贈劉，如「奉書索取敝藏拓本，茲奉呈，附驥為幸。尚有二三器未曾拓出，少遲再寄」(#6)。劉函曾提到「拓片三紙請轉致錫永、燕聆、志輔三君。此器銅質脆而花紋細，僅茲十數紙，不能再著氈墨，願與諸君共保之，他日亦孤本也。」可見拓片之珍貴，施者、受者貴在「敏求嗜古，契在神交」。²⁴

(二) 古董買賣

凡涉收藏，必有買賣，容、劉亦不例外，甚至容、劉之間亦有買賣，容甚至亦會從中仲介。如容信「師旅鼎承讓與，感謝無已；茲由大陸銀行匯上大洋八百元，希查收，將該鼎郵寄或帶來均可」(#10)、「弟以頌名齋，而無一頌器，尊藏頌毀，蓋未嘗不作望蜀之想，為寒齋生色，其價幾何，并示為幸」(#10)是容購之於劉。「友人欲得尊藏數器，另紙開列，請示其價；友人有元版書二種，精鈔一種，目錄附呈，交換如何？付款亦可」(#10)，是容從中介紹。而當力有不逮，又志在必得時，其狼狽自不難想像。如容信言「以弟之寒素，鉅萬之款，自不能不有一部分假之友人，將來如何支配，弟此時尚未十分確定」(#5)、「弟非力能收藏之人，售甲購乙，事所恒

²¹ 1935年前，劉體智曾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

²² 劉體智之兄體信（聲木），對官場和商界並無興趣，但富藏書，專意收集清人撰述。為著名學者、藏書家，著述亦豐。

²³ 見〈劉體智尺牘〉。

²⁴ 〈劉體智尺牘〉語。

有，如左右有欲得者，希示知，當以相讓」(#6)、「屢翻尊定各項價目，無一非弟所欲得者，亦無一為弟力所能得者，姑作一夢想，欲以二千元購尊藏泉幣之部，即蒙惠允，亦只能于廢曆年內匯上千元，其餘仍需半年內攤還」(#12)。

至於售價，容每嫌貴，如「其餘略嫌價昂」(#12)、「左右定價較高，艱于請求貶價」(#39)。而古董市場「成交即行情」，有時價錢落差甚大，如容信提到的旅平彝，劉體智顯然是買貴了，容信說「旅平彝弟曾購自尊古齋，已收入《頌齋吉金圖錄》中，當時僅定價百二十元，後以色澤不佳退回，不意售與足下，價竟加倍以上也」(#12)。

劉體智固然事業發達，收藏甚豐，但後期事業似乎不如以往順利，於是就有賣掉藏品的必要。容庚對此給劉的建議是：「尊藏素所心折，承詢作何處置，願為借箸一籌。一、如生活之費不成問題，則送與公家保存，上也。二、如待此以維持生活，則求善價而沽，次也」(#34)、「尊藏書畫，既由徐公選去一批，想可維持一時，其他不必急急」(#35)，可見劉氏後來賣掉藏品，有其情勢之不得不然。

(三) 論學

容、劉二氏雖富收藏，且亦有所買賣，但絕非一般骨董商，二人對藏品之精心研究，更是出色的學者。劉體智函中文辭之古雅，雖專門學者恐亦不能過此。其二人往來書信中，時見賞奇析疑的討論。如「新得三饒尙佳，鐘制由此蛻變而來，且知三器為一套也」(#6)、「承示校正郭說六條，足開茅塞，當酌為補入」(#11)。

二人對藏品真偽，常有不同的意見。如「弟近校讀大箸《小校經閣金文》，發現重出、疑偽之器不少，公願聞之乎」(#35)、「尊藏真假參半」(#39)。劉體智對真假的質疑，則自有其態度，他在給容庚的信上說：「承示疑偽之品，應從刪汰，具徵精甄玄賞，剔辨豪芒，不使妄珍燕石，誤寶康瓠，致訾竇於當代解人，尤見愛我之深。敝藏各器，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然近偽各器，多繇牽帶而來，不能盡去，且敝帚自珍，書生結習。觀於天府珍祕，及各家收藏，不免瑕瑜互見，所見者宋元贗品，亦多雜糅。私謂吾輩拾墜抱遺，苟非確定為贗，即或疑似，不必盡等之自鄙，留待後人可也。」又說：「前承指列可疑諸器，藻鑒取舍，自有獨到處，僅付一半，惜尙未闕全豹，仍望悉數示及，俾資考古。有獲松翁壺古文字，持論戛戛，非盡襲人餘唾，與鄙意亦有異同。敝藏之器，得邀尊釋，辨析豪芒，酌中去取鑒別，尙為高人一等，深引為幸。佗日鄙人妄有撰述，亦當出自機杼，深願與同嗜者質難析疑，各行其是，各不相襲，執事以為然否？」

真偽之辨，本甚為難事，仁智之見，有難以斷定者。如前示各函，容庚自是精於鑑定者，而商承祚則時不謂然，他說：「我與希白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是器物真偽。希白於古文字研究造詣深，我不及他；而於辨偽鑑別，則他不如我。……有一次，他正在鑑賞一物，上鐫四字，高興之極，見我去，興致勃勃地大談此物的妙處。我說，幾天前我已見過，因是器真字偽而未買。希白不信，又爭論起來，我舉證此四字是仿自某鐘的，於是當場查閱該器，證明確偽，他不能不服。過了半月，希白興奮地對我說：『我把那件假古董賣了。』我為之莞爾。」²⁵這不是要為誰的眼力定高下，主要是說明，再高明的鑑賞家都有看走眼的時候。在收藏的世界裏，「交學費」恐怕是誰都無可倖免的。

(四) 圖書出版

容庚曾於 1936 年將劉體智收藏彝器編為《善齋彝器圖錄》，由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在出版之前，容、劉對出版方式有不少討論。如容云：「尊彝各器，學校一時不能付印，弟欲照《頌齋圖錄》樣式，先選印一百種為第一集。」（#1）劉的意思則是「拙著存之篋衍，等於敝帚自珍，曷敢遽以問世。蒙允代印，播諸藝林，於心感戢，何啻雲天！至於版權問題，擬定辦法兩種，任請貴校採取」。²⁶對於印刷的方式，劉體智則頗有自家看法，其信上說「示及印刷之術，東西各異，精益求精，可望而不可即。然宋代之《博古圖錄》，古人能力僅止於此，下走夙抱頑固，竊謂不必以此區區末技求過前人。如貴校願將敝藏出版，採用西灑亦頗贊同，如鄙人自印，仍擬畫圖舊法，似覺合式，台端以為何如？」又說「上次函示，以敝藏舊物，擬做貴校印行《寶蘊樓圖錄》辦法，近見斯書多係出自墨拓，而敝藏彝器不能再拓，損磨殊多，莫若用泰西奪影法最宜。」今所見劉體智自印之《善齋吉金錄》，器形用「畫圖舊法」，而容庚編印的《善齋彝器圖錄》，²⁷器形用照片，說明了兩人對此的不同做法。

(五) 與中研院之往來

善齋藏器之售歸國有，或拓片之贈送中央研究院，與傅斯年的關係至大；銅器雖是售歸中央博物院，但主其事者仍是傅先生。實際與劉體智接觸的，主要是徐中舒，而容庚有時也有書信給劉、傅二人表示意見。如容給劉信提到「小臣遯簋事，已另函

²⁵ 商承祚，〈我與容希白〉，《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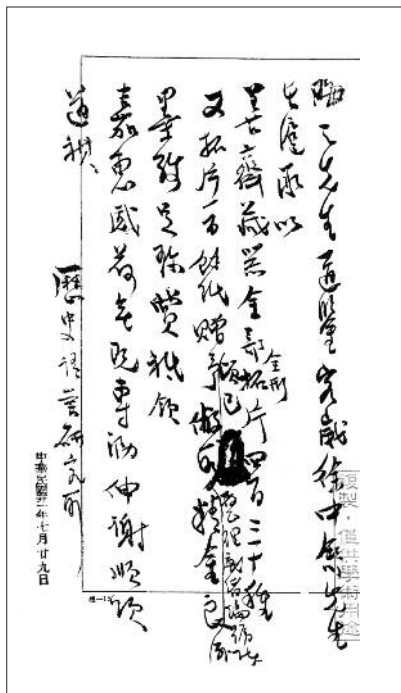
²⁶ 詳細內容見劉體智給容庚的第二信。

²⁷ 1936 年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三冊，收錄 175 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善齋彝器圖錄》器形照片及銘文拓片原稿，八冊，收錄 341 器，又別錄存疑 53 器。

達中研院傅孟真君，得復再奉聞」(#10)，容給傅的信則有「弟近購得劉晦之所藏師旅小鼎，曾問其小臣 遯簋二器一蓋，能否讓歸中研院？彼言當日購價三千元。以所中以七百元購一蓋推之，其言尚非失實。未知所有意欲購否？善齋所藏必不能守，為國家計，當拔其尤而保存之。」²⁸容亦曾建議劉，將藏品售歸公家，如說「足下擲百萬曾不愜情，則留此區區古物以歸公家，他日指點告人：『此余四十年來心力之所聚者』，亦一佳話」(#12)。劉體智對自己的藏品能歸公家，亦頗得意，他給傅先生的信中提到：「敝藏彝器，過蒙厚愛，購歸國有，……他日博物院中，得與貴院其他珍貴之物一屋陳列，使四方好古之士得資研究，嘉惠士林，至匪淺顯。在先生為國宣勞，而弟亦得與有榮施，曷勝榮幸之至！」²⁹

此外，《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原稿，容庚表示「得此一書，可不煩他索」，³⁰此書最後售歸中研院，傅先生給劉的信說：「五千區區之數，承以至可寶貴之《小校經閣拓本》見讓，深佩高情。」³¹劉則函傅稱「《小校經閣拓本》得歸公家寶藏，竊喜物之得所。乃蒙酬以重值，卻之不恭，受之有愧。」³²

除了價購，劉體智亦曾多次贈送史語所大批珍貴拓本。傅給劉信中提到：「承以善齋藏器全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種，又拓片一百餘紙贈予敝所，頃已整理就緒，編號陳列。精金良墨，彌足珍賞。」³³又說：「復以百餘軸全形銅器拓本、疑偽重複銅器拓本、瓦當古鑑拓本、尊藏甲骨拓本等，及《小校經閣》印本一部惠贈本所，尤感隆誼。如是慷慨，今世所希，敢不佩荷！」³⁴劉則表示「區區贈物，不過聊表微忱。重荷齒芬，益增愧汗！」³⁵



圖四：傅斯年致劉體智函稿（史語所檔案）

²⁸ 《史語所檔案》元 74-17。

²⁹ 1936年12月5日劉體智函傅斯年、李濟之。《史語所檔案》元 498-6-46。

³⁰ 容庚給傅斯年的信。《史語所檔案》元 74-18。

³¹ 1936年11月13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13。

³² 1936年11月20日。《史語所檔案》元 498-6-22。

³³ 1932年7月29日。《史語所檔案》元 370-7-6。

³⁴ 同註²⁷。

³⁵ 同註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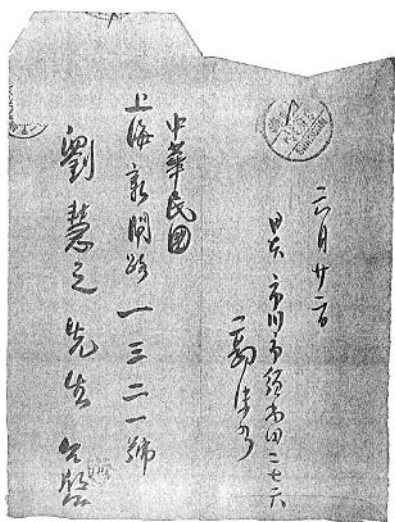
圖五：劉體智贈送史語所全形拓之一（傅斯年圖書館藏）

(六) 對時局與文物安全之憂心

容庚不只是著名學者，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三十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前夕，他曾大聲疾呼，號召同志努力收集和保護文物，以免外流。抗戰初，他曾任燕京大學教職員工抗日委員會主席，積極宣傳抗日救國。」³⁶他在給劉體智的信中提到：「中日問題，恐終須出于一戰。時局少定，弟方能北上。拙藏各器，聽之天命，非私人之力所能策其安全矣。」(#9)又說：「弟之所藏雖遠不如公，鄙意能保存一日，則保存一日，不肯輕棄，與尊意不流入異域之言略同。天相中國，當不使此國寶一去不返也。」(#18)劉在給容的信中也說「執事匪獨功深稽古，而慨憤揅時，發抒讜論，堪為青年嚆矢，愛國熱心，足使合校景仰」、「貴校愛國運動紀念週，此次舉行，感於國難紛紜，愈奮青年激昂之氣，良堪敬羨」，正是這種愛國憂時的寫照。

以上針對劉體智、容庚往來函中的主要內容，分類述其大意及意義，並以本所若干檔案資料相參證。當然信中所談者不只這些，如對彼此健康的關注即佔相當篇幅，以其與學術無直接關係，不特別去談它。

劉臺齡教授新得各家致劉體智函札，主要為容庚，其餘各家因件數較少，全文附後，不一一細論。³⁷



圖六：郭沫若致劉體智函信封（劉臺齡藏）

³⁶ 歐初，〈赤誠愛國，嚴謹治學〉，《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頁5。

³⁷ 依生年為序。羅振玉（1866-1940）、徐森玉（1881-1971）、尹石公（1888-1971）、郭沫若（1892-1978）、唐蘭（1901-1979）、陳夢家（1911-1966）、胡厚宣（1911-1995）。信封之釋文不錄（郭沫若函只有信封）。

劉體智尺牘

(容庚舊藏，現藏廣州中山圖書館)

希白先生下執：頃辱教簡，承貽舊藏蠶尊拓本一紙拜登，敬謝。敏求嗜古，契在神交。昨者津平之役，把臂班荆，可償渴願，迺竟參差相左，挈挈役役，殆同情乎！敝著《吉金十錄》，聊以自娛，未敢問世，遽蒙推許，未免譽過其實，殊非敢當。示及印刷之術，東西各島，精益求精，可望而不可即。然宋代之《博古圖錄》，古人能力僅止於此，下走夙抱頑固，竊謂不必以此區區末技求過前人。如貴校願將敝藏出版，採用西灑亦頗贊同，如鄙人自印，仍擬畫圖舊法，似覺合式，台端以為何如？沈子佗蓋銅質易損，現覓好手精拓，不過十紙八帙，分贈知交，容續寄奉。拉雜率覆，並鳴歉哀。祇頌著綏，伏惟雅察。弟劉體智頓首，六月十二日。

希白先生史席：頃奉手教，謬承祓飾，使我顏膩。拙著存之篋衍，等於敝帚自珍，曷敢遽以問世。蒙允代印，播諸藝林，於心感戴，何啻雲天！至於版權問題，擬定辦法兩種，任請貴校採取：

希白先生有道達者筆墨往還藉吐慇懃之意以此
 文從跋涉
 枉駕見臨班荆把臂結契莫名嗜古拂埃媿謾不勸正駘接茵設醴款待多不用目以想元雅以來精力所萃摻羅彌勤

淵雅釋期定多韻聲為頌茲附上拓就墨去十二緡郵郵寄呈伏希既存秋風高竹錢暑猶威敬候履綦不宣

弟劉體智拜啟 九月四日

圖七：劉體智致容庚函手跡之一（廣州中山圖書館藏）

- (一) 版權由敝人保存，書出版後以若干部見贈，俟貴校印行之本售罄，敝人再行自印，庶免有妨銷路。
- (二) 以若干金將版權售與貴校，此等辦法近人頗多。是否有當，酌賜教言為幸。沈子它敦蓋已搨就，附函奉上。媿此，祇頌著綏，不餽。弟劉體智謹啓，六月廿九日。

又拓片三紙請轉致錫永、燕聆、志輔三君。此器銅質脆而花紋細，僅茲十數紙，不能再著氈墨，願與諸君共保之，他日亦孤本也。又及。

希白先生有道：頃展手數，坳去拓本另紙，已蒙費神分別轉致。敝藏各器，今荷盛意，以貴校印行《寶蘊樓彝器圖》例辦理，甚善甚善。惜南北分居，於執事編訂計畫，恐多窒礙，應如何著手，希隨時指示。書成之後，弟有與榮施，無不樂從之理。拙藁歲月積淹所得止此，已寫定本，不久即須付印，諸希指正是幸。顯此布復，祇頌暑安，諸惟佳營，不宣。弟劉體智拜啓，七月十四日。

希白先生侍史：奉廿四日手函，知僣從將為南來一游，屆時惠然戾止，極所歡迎。敝藏各器攝影與撫拓等事，此項工人，滬上不乏能手，工價亦並不居奇。惟八月下旬，鄙人尚有佗事離滬，並以奉聞。把臂班荊，毋勞延佇，媿此申畲，祇頌暑安，不一。弟劉體智拜啓，七月卅日。

希白先生賜鑒：昨致江電，想已察及。上次函示，以敝藏舊物，擬做貴校印行《寶蘊樓圖錄》辦法，近見斯書多係出自墨拓，而敝藏彝器不能再拓，損磨殊多，莫若用泰西奪影法最宜。現又有中央研究院亦來索拓，未便峻拒，以之肆應，則又不可。鄙意擬將所編拙藁印出之後公諸同好，尊意以為何如？手此佈臆，祇頌道安，不一。弟劉體智拜啓，八月四日。

希白先生有道：往者筆墨往還，藉吐慙懃之意，此次文從跋涉，枉駕見臨，班荊把臂，結契莫名，嗜古拂埃，媿談不勸，正慙接茵設醴，款待多不周耳。比想元旋以來，精力所萃，搜羅彌勤，淵雅襟期，定多韻事，為頌！茲附上拓就墨本十二紙，繇郵寄呈，伏希存貺。秋風動竹，殘暑猶威，敬候履綦，不宣。弟劉體智拜啓，九月四日。

希白先生有道：接展九月六日琅函，並蒙惠貽貴校出版諸品，拜嘉奚似！從茲金石文史之娛，更可縹緗誇銜矣。承示疑偽之品，應從刪汰，具徵精甄玄賞，剔辨豪芒，不使妄珍燕石，誤寶康瓠，致訾鬻於當代解人，尤見愛我之深。敝藏各器，往日叔言先生亦曾有所商榷。然近偽各器，多繇牽帶而來，不能盡去，且敝帚自珍，書生結習。觀於天府珍祕，及各家收藏，不免瑕瑜互見，所見者宋元贗品，亦多雜糅。私謂吾輩拾墜抱遺，苟非確定為贗，即或疑似，不必盡等之自鄙，留待後人可也。台端欲擬我於阮、薛之倫，此曷敢當！惟敝齋之物，貞松堂已載其文，得大筆品題，尤增聲譽。去取各行其是，似不必彊同。另單所舉三十器讀悉，一一蒙允賡續言之，匡我不逮，至足欽感。褚禮堂孝廉曾另錄目見示，且抒所見，如蒙惠我一全目，尤為企盼。日前赴平津一行，均為事忙，勾留不及信宿，未克造詣，殊抱悵歎。歸來塵鞅甫息，俗冗又復屢屐。承賜《學報》檢閱，但少第一期，或尊處飭人封寄時偶有遺漏，倘蒙補寄，尤為感盼。顯此鳴謝，敬頌著安，伏惟藹譽，不宣。弟劉體智拜啓，九月廿八日。

希白先生惠鑒：昨覆短牋，諒蒙察及。秋氣日深，想圖史清娛，履綦佳鬯，為頌。大著《漢器攷釋》如付印竣工，乞賜一本，得以急睹為快。又敝齋漢器拓本，前承借閱，允為攝影，播傳藝林，自是一番佳話，良深感荷。攝畢後並希便中賜還是禱。手此率佈，祇頌著祺，唯冀雅照，不宣。弟劉體智頓首，十月一日。

希白先生有道：頃接十月八日賜函，知《學報》第一期售罄。尊著單行本急欲捧讀為快，甚盼寄示。前承指列可疑諸器，藻鑒取舍，自有獨到處，僅付一半，惜尚未闕全豹，仍望悉數示及，俾資考古。有獲松翁蠹古文字，持論憂憂，非盡襲人餘唾，與鄙意亦有異同。敝藏之器，得邀尊釋，辨析豪芒，酌中去取鑒別，尚為高人一等，深引為幸。佗日鄙人妄有誤述，亦當出自機杼，深願與同嗜者質難析疑，各行其是，各不相襲，執事以為然否？惟各器深慮訂名未盡妥宜，昔者新莽之斗，苟晞之銘，有何、賈兩君辨證，人始知之。以兄淵雅精瑯，弟所拳拳服膺，正資麗澤，佗山為助，更望區別一目，幸甚幸甚。邊事日蹙，莫患當局不能措柱，我輩空議，何餽杞憂！手此率覆，祇頌道安。弟體智頓首，十月十四日。

希白先生有道：載鞞華翰，敝藏各器全部承爲綴輯刷印，鍾訂目錄，諸勞清神，感荷感荷。執事匪獨功深稽古，而慨憤掇時，發抒讜論，堪爲青年嚆矢，愛國熱心，足使合校景仰。顧今日時代，人人有發言權，總期有裨實際，鯁生蠹測管闕，想卓意當爲然否。手此裁畬，順候雅綦，諸唯清瑩，不宣。弟劉體智拜啓，十一月二日。

希白先生下執事：頃展教墨，欣悉新有所獲。所云劍璣鳥書與天壤閣寶雞劍略同，自屬難得之品。其一劍則在滬，係左右得之傳聞者，即將原函送與修甫兄一閱，俟得回音如何再奉覆也。此致，順候台綦，百唯佳瑩，不宣。弟體智頓首，十一月十三日。

希白先生有道：一昨覆泐數行，諒登籤記，頃蒙惠寄貴校國學研究所鍾印《荊公年譜攷略》一部，鉛槧校讐，俱極精細，唯查閱目錄，短缺廿二卷至廿五卷，又雜錄、附錄亦在闕如。內有重複兩本，係卷首至卷九，茲特檢封奉還，即希查入，並望飭經管小史一再繕帙，將所缺者檢出，補行寄下。感辱饋貽，不異得荊州矣。手此先道謝忱。祇頌著安，伏惟雅察，不宣。弟劉體智頓首，十一月十九日。

附繳重複卷貳本。

希白先生史席：頃承手數，如接邛茵。檢寄敝藏十二鐘照片，復蒙賜給彝器標題全份，翺翺雅誼，感荷無涯。荊公年譜二冊暨見還漢金俱收到。所示尊藏古敦拓本，一一審諦，誠如卓論，文字較敝藏者爲勝，此物既歸羅君，自係同有嗜好，仍願寶其所藏。弟雖好古有癖，每笑賦性固執，有如琴瑟媵壺，不必得隴望蜀也。前言劍璣，意在延津求合，茲得修府兄來函，道及藏劍原鑄之柄全屬金文，而執事所得爲玉質，迥然不侔，自然金玉各有其美，並以奉聞。貴校愛國運動紀念週，此次舉行，感於國難紛紜，愈奮青年激昂之氣，良堪敬羨。手此率覆，並伸謝忱。祇頌課安，不一。弟劉體智拜啓，十二月十二日。

容庚致劉體智函

(劉奎齡藏)

#1

晦之先生左右：奉呈《頌齋吉金圖錄》一冊，乞賜教正。尊藏各器，學校一時不能付印，弟欲照《頌齋圖錄》樣式，先選印一百種為第一集，印一百五十至二百部，以十分之一奉贈，如第一集可售出，續印第二集費輕易舉，每集之款不過千金，尊意如何？乞示復。如左右自任印照之費，弟任編輯，以出書十一見贈，俾得分贈同好，其他一切報酬非所望也。此頌秋安，不餽。弟容庚再拜，廿二年中秋。

#2

晦之先生道鑒：頃由中國實業銀行轉來大著《善齋吉金錄》兩函，拜讀一過，藏弄之富，足媲《博古》、《西清》，欽遲無已！另二部已代轉中舒、錫永二君。尊藏曾姬無卣二壺、剛漢聖陳二勺，皆壽州所出，乞賜拓本，餘不敢多索也。拙著《武英殿彝器圖錄》，旬日後印成，再奉呈教正。敬頌春祺，不宣。扶九先生并候。容庚再拜，二月五日。

王文敏公寶雞所得劍，號稱天下第一，今歸陶北溟。劍端折失，庚曾摩挲，一面為「王戊」二字，一面為「自作用劍」四字。前年庚得一劍，兩面皆為「王戊」，估人云尚有一劍，售之上海藏家，頗疑為張脩甫君所得。當時寄呈庚藏劍拓本，屬為蹤跡，去年至滬，乃知張氏所藏並非此劍。回平後，一德國人以一劍照片求作釋文，與王氏劍文字正同，以為上海一劍已歸德國。今閱大著《古兵錄》下「自作用劍」，形制正合，一面亦為「王戊」二字，則王戊劍傳世有四，惜庚所藏，于去年除夕售歸友人，至今耿耿。茲欲將四劍合印一小冊，敬乞賜全形拓本，並將劍臘兩面攝影，至禱至禱！尊藏長二尺二寸七分，臘廣一寸八分，敝藏長一尺七寸，臘廣一寸五分強。然大著所印，臘廣一寸四分，是否略有縮小？字下有橫直紋，拓本不能見，故非攝影不可。專此奉浼，足下將憐其愚而許之乎？容庚再拜。

#3

晦之先生：前寄呈拙著《武英殿彝器圖錄》，伏希教正。茲有數友人，欲購大著《吉金十錄》，屬代函詢，未審價可少損否？尊藏兩壺、兩勺拓本，如拓得，惠賜為幸。敬頌春福，不宣。容庚再拜，三月七日。

#4

晦之先生：十日奉惠書，即由大陸銀行電匯，奉二千七百元，想已收到，將各器運出矣。今日復奉惠書，敬悉一切。尊藏餘器既不易出售，盍再以貳十件歸弟（附單），奉價五千元。大小忽雷如作價五千元，合以其餘二十件，則與尊定之價有盈無絀。上海博物館長胡君，曾在燕大同學，如有所選擇，可囑其直接函商也。復頌節安。弟庚上，十四日。

運費俟結算再匯上。銅器必不至破損，似不必大箱小盒，過于糜費，請速起運。下月初弟將回粵，籌還友人墊款，為爭一口閒氣，不惜孤注一擲，賭弟之識力也，附博一咲。因與河南博物館有約，從平漢鐵道回粵，將由海道至上海回平，屆時當詣談一切，作十日旬留，縱觀尊藏書畫如何？

#5

晦之先生左右：十四日函敬悉。以弟之寒素，鉅萬之款，自不能不有一部分假之友人，將來如何支配，弟此時尚未十分確定。假使與他人合股，易于擺脫，自當唯命是從。唯款已付出，左右既不加價另售，青島既得餘器大小忽雷、錢幣、任器、梵象，共三萬之數，何以非必得扣留弟之四十件不可？孟真來平，弟勸其為公家購取，孟真答以無款，其言可問也。弟與樹平書，告以左右擬以彝器歸弟，青島如欲得，弟可聽其挑選。樹平不俟駕而至滬，比弟至滬，拱手相讓，即行北歸。當初商時，樹平允弟價購二十器，及至滬費、旅費百餘元，求樹平允許十五器而不可得，弟自謂無負于青島。天誘其衷，貪得無厭，至敗垂成之局，猶未悔禍，橫生枝節，似亦可以少休。吾輩相處，惟在彼此相見以誠，至于樹平，似尚欠一誠字，彼疑左右與郭君子器目上尚有不盡不實之處。恃愛故為左右盡言之，不足為他人告也。為今計者，敢希左右維持原議，將尚存之四十件即行起運，如青島因此反復，其餘亦盡行放棄，則尊藏非不值錢，何必乞憐于彼？吾輩再作計議可也。昨函再商讓二十件之事，乃因尊函彼輩不踴躍而發，今既有多處奉商，可緩議。如彼輩以尊藏餘器不值錢，弟可匯款杜其口也。復頌箸安。弟庚上，十七日。

弟假款于友人時，議以一部分彝器割讓，左右試為弟思，弟能食言否？合購之事，弟先與樹平商量，樹平別懷鬼胎，弟才他謀。使其以不正當之力來相壓迫，弟當求正當解決之法；使其心平氣和來商議一部份，弟必不使其十分失望。弟此信多憤激語，閱後付丙為幸。

#6

晦之先生：奉書索取敝藏拓本，茲奉呈，附驥為幸。尚有二三器未曾拓出，少遲再寄。弟非力能收藏之人，售甲購乙，事所恒有，如左右有欲得者，希示知，當以相讓。新得三鏡尚佳，鐘制由此蛻變而來，且知三器為一套也。復頌道安。弟容庚上，六月十八日。

尊藏新得各器，能檢賜數紙尤感。

#7

晦之先生：彝器末次兩箱，昨日始收到，點收無誤，敬謝。弟明日乘平漢車南歸，俟過滬返平，再圖良晤。勿復，敬頌暑安。弟庚上，七月一日。

#8

晦之先生：彝器均收，頃已函復矣。博物館收藏，貴多而不貴精，尊藏餘器，數目太少，故彼輩卻步。茲欲以敝藏六十件易尊藏十件，則尊藏可湊足百件之數，自易出手，未審尊意如何？弟明日起程回粵，復函請寄廣東東莞縣旨亭街舍妹容嫻收轉便得。敬頌暑安。弟容庚上，七月一日。附單二紙。

尊藏：

涂鼎、猷父卣卣、夾壺、白祖癸尊、鄧尊、對尊或明父鼎、子執刀尊、發父癸觶、向能敦一二。共十件。

妣釐母鐘、翼公鐘、鳳鼎、父乙鼎、父己鼎一二、拱鐘、父壬鼎、光父乙鼎、乳父丁鼎、薛父庚鼎、永保用鼎、□作父己鼎、旻允父鼎、光齋、子冊父丁齋、永宮鬲、白上父鬲、齊不司鬲、郟公甗、午字父方甗、僕卣蓋、卣觶、受觶、祀觶、父丙觶、魚從觶、蘧冊觶、父庚觶、母戊觶、庚丁觶、子孫父辛觶、箕斗祖戊觶、白貞罍、雞彝、薛彝一二、象且辛彝、父乙光彝、戈彝一二、豐媯敦、申比父豆、魚從盃、叔參父匜、又爵十五件。共六十件。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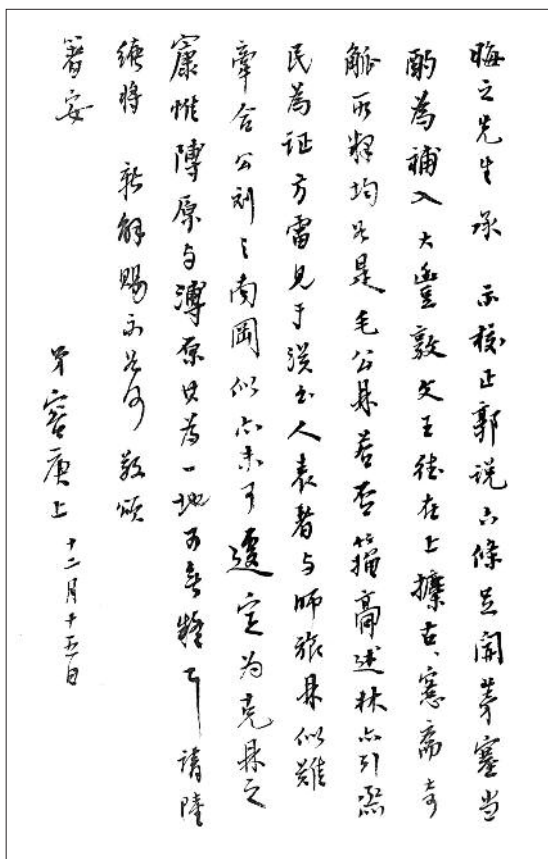
晦之先生：惠書敬悉。中日問題，恐終須出于一戰。時局少定，弟方能北上。拙藏各器，聽之天命，非私人之力所能策其安全矣。專復敬頌暑安。弟容庚上，七月二十日。

#10

晦之先生左右：承寄令尊筆記四冊、令兄史學十五冊，拜誦一過。惟各書均未署名，即左右于筆記目錄後記稱先公，亦未自署名，將來編目者，恐無法考證何人之作，此請左右注意者一；用油光紙印刷不能久存，似非鄭重先人著作之道，此請注意者二。小臣遊筮事，已另函達中研院傅孟真君，得復再奉聞。師旅鼎承讓與，感謝無已；茲由大陸銀行匯上大洋八百元，希查收，將該鼎郵寄或帶來均可。友人欲得尊藏數器，另紙開列，請示其價；友人有元版書二種，精鈔一種，目錄附呈，交換如何？付款亦可。弟以頌名齋，而無一頌器，尊藏頌毀，蓋未嘗不作望蜀之想，為寒齋生色，其價幾何，并示為幸。敬頌著安。弟容庚拜上，九月五日。

#11

晦之先生：承示校正郭說六條，足開茅塞，當酌為補入。大豐敦「文王德在上」，《攬古》、《憲齋》、《奇觚》所釋均如是，毛公鼎若否。《籀高述林》亦引〈烝民〉為證；方雷見于《漢書·人表》者，與師旅鼎似難牽合。〈公劉〉之「南岡」，似亦未可遽定為克鼎之「康」，惟「溥原」與「溥原」其為一地可無疑耳。請陸續將新解賜示如何？敬頌著安。弟容庚上，十二月十五日。



圖八：容庚致劉體智函手跡之一（劉臺齡藏）

#12

晦之先生：手書敬悉。博物院籌款不易，此時恐已成強弩之末，雖明知尊藏不貴，亦徒喚奈何！真偽問題尚在其次，足下既非求財，何不少緩須臾，勿落估人手，徐圖辦法，若以值不值之言反激足下，以急于出脫，則殊非弟等之本意。弟前曾函哈佛請款，未得答復，聞哈佛有專人來，原定去月可到，以海員罷工，至今候船未到，弟意能否于尊藏全購未可知，亦不致一文不給。弟素不喜大言，故不敢以不可知之情奉聞，至勞企望。然足下擲百萬曾不悵情，則留此區區古物以歸公家，他日指點告人：「此余四十年來心力之所聚者」，亦一佳話。前尊函謂可分期付款，在公可謂仁至義盡，而當事人之不敢承受者，則以款且無著，何期之可分？故弟復公以緩商，非緩兵之計，實難言之忍。承開列多器價目，弟擬以二百元取為甫人盥、不□銅器二件，其餘略嫌價昂。旅平彝弟曾購自尊古齋，已收入《頌齋吉金圖錄》中，當時僅定價百二十元，後以色澤不佳退回，不意售與足下，價竟加倍以上也。屢翻尊定各項價目，無一非弟所欲得者，亦無一為弟力所能得者，姑作一夢想，欲以二千元購尊藏泉幣之部，即蒙惠允，亦只能于廢曆年內匯上千元，其餘仍需半年內攤還。憶江建霞詩：「京洛緇塵浣未殘，阮囊自笑太酸寒，一函翠墨千蚪影，難當中統鈔帛看。今朝喜見月當頭，好洗人間萬斛愁，莫恨債台風太緊，居然錢裏過中秋。」書博一粲，敬頌新年多福。弟庚上，一月卅日。

#13

晦之先生左右：新春伏惟動定多福，前寒假旅行至滬，趨謁台端，適值公出，未獲晤談。見扶九君，知大著《吉金十錄》下函經已出版，可否惠賜，俾成全璧乎？敬頌新禧，不餽。弟容庚再拜，二月廿二日。

#14

晦之先生：承贈大著《吉金錄》下半部，敬謝。徐君半部已轉去，商君半部，因彼在南京，故尚留弟家。敝校圖書館託購一部，價六十六元已囑學校匯上，款收到後，請將書寄來。又大著《小校經閣金文》，敝圖書館亦欲預約一部，可否再賜折扣？希示知，以便匯款。拙著《古石刻零拾》、《鳥書考》一冊寄呈，希即正，敬頌著祺。弟容庚再拜，三月十一日。

#15

晦之先生：承示引趙太后拒言令長安君爲質之言以告齊君，爲之解頤。若弟則幸鮑叔之知我，不畏唾面者，請以左師公之言爲對，可乎？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人不能無癖，癖及身而止耳，故又貴聚而能散。弟與左右較，其癖其識，差足比肩；若以力言，則丘垤之于泰山，不如遠甚。以彝器託估人之可得善價，左右言之，弟亦知之；不以託估人而託之弟，此鮑叔之不可及也。弟既得之後，雖有一部份須出脫，然必爲同好而非估人。拙著《頌齋吉金圖錄》所收，十九歸于中央博物院；此次續錄成，仍冀歸之公家也。荏冉月餘，望眼欲穿，切盼起運尊藏餘器，可讓則讓，一聽卓裁。弟前至滬，空手而歸，可知無與公家爭購之意，恐落估人手，故奉商耳。復頌道安。弟庚上，六月十六日。

抗戰前後

#16

除夕惠書拜收。以無甚事，故未即復耳。尊藏書籍如欲寄存敝校，亦正易易，惟不知數量若何，及寄存年限，請示知，俾便接洽。南方卑溼，易生蟲蝕，此須考慮者。尊藏書畫之富，久已神往；大著《書畫鑑影》得賜假觀，何幸如之！拙著關於書畫者數種，另寄呈正。尚有《商周彝器通考》，欲俟面呈。如台從不來，再寄奉。容庚拜上，晦之先生左右。二月十九日。

二王墨影一冊、伏廬書畫錄、頌齋書畫錄。合一包，另寄。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僞作、記竹譜十四種、八十一刻蘭亭記、蘭亭五記、南國。合一包。

#17

晦之先生左右：在平聞麓雲樓書畫半歸祕笈，及二十年至滬攝照尊藏彝器，復得見藏畫影本，以時間倉卒，未遑請觀，時懸心目。前年過滬，見鄭振鐸，知其輯印名畫，弟以滬上藏家正多，何不接拾選印，取第一手材料；而翻刻東西洋印行之本，取第二手材料。然與藏家商洽，亦大難事。貴人事忙，未必肯傾筐倒篋以供抉擇，

苟質言疑偽，定為藏家所不喜。龐虛齋曾印行《名筆集勝》，鑑別與印刷均不苟，不知何以僅五冊而止？或者戰爭未平，推銷不易之故。尊藏雖一時無印行之意願，得先睹為快，直言無誅可乎？

台從南來是否決定？如願作嶺南人，則盡室偕行，無所不可；如作暫避計，秩序回復即須歸去，似不必攜帶太多。尊藏書籍寄存敝校事，昨與校長商議，謂書籍數量不知究有多少？可否公開閱覽？寄存有無年限？請賜答復。弟忖其意，以為如能公開聽員生閱覽，則寄存極所歡迎；欲知數量，俾便位置，因此學期教員學生均有增加，亦苦于校舍之不足。如年限太短，不無畏難之心也。專此奉復，敬頌箸安。弟容庚再拜，三月五日。

#18

晦之先生左右：九日惠書敬悉。一是十年前聞虛齋藏畫，將以百萬金元售歸美國，心竊非之，以為七十老翁，安用如許金元？然何處是安樂土，可任保存者？不歸美國，將安所歸？反質之己，莫能解答。嶺大情況雖較國立為勝，然經費無時不在困難中。假使尊藏運來，如欲出讓，則向哈佛燕京學社請款，或向私人捐款，似非甚難。如左右所云，東坡為惠州人，又得追蹤嶺南諸藏書家，固公之願，亦敝邑之光，豈非大幸！惟左右實圖利之。弟之所藏雖遠不如公，鄙意能保存一日，則保存一日，不肯輕棄，與尊意不流入異域之言略同。天相中國，當不使此國寶一去不返也。弟編《法帖目錄》，得百餘種，棄置可惜，不知左右有收藏可資校正否？又作《飛白考》，得飛白書二十餘種，缺《唐高宗孝敬皇帝叡德之紀》碑額，北平友人言之，惟此時郵件不通，公能代覓，作一銅版寄來否？復頌道安。弟容庚敬上，三月十七日。

嶺南大學及培正中學均欲購大著《小校經閣金文》一部，價若干？希示。

#19

晦之先生：來示謂將書畫影本裝箱交轉運公司寄來，此大不可，如台從南來，弟自得見，何必急急；如不能來，則送還大是費事。宋帖亦請勿檢寄。《叡德碑》額弟已託人在平代覓，柯燕舫有之，不敢以煩執事。學生胡肇椿欲代培正中學購《憲齋集古錄》，弟謂何如購《小校經閣金文》，若以贈賂，不敢承命，蓋與之傷惠，取之亦傷廉；即弟于左右承贈書畫，心甚不安也。欲以程功《百岳圖》長卷寄呈，以表獻曝之誠，又恐台從果來，只以增累。吾粵尠藏家，為吾粵文化計，固日盼公之來

吾邑。莫氏五十萬卷樓之書，化爲煙雲，此時尚欲賈其餘勇，如嶺大不成，可以商之。但公欲賣書買山，山歸國有，而書不必歸國有，爲公計，未免大不合算，一笑。不如如歐陽公所云：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後人之事，聽後人處分可也。復頌道安。弟容庚再拜，三月廿四日。

#20

奉書欣悉貴恙痊可，台從何時惠臨均可，此間溫度在八十度左右，已穿單衣，似不必多帶行李。書物三數十箱，敝寓可容，到後再商量處置。廣州時有空襲警報，斷絕行人，敝校隔江相望，尚無危險，故家多坐食之人，處此時代，零落無可諱言。吾輩當刻苦自勵，贊助政府，以求早日更生，逃避斷非辦法，尊意云何？容庚敬上晦之先生左右。三月二十八日。

#21

晦之先生：靜觀事變，故久未奉復。天下無不了之事，今上海已了，而廣州正在恐慌時期，學校已提前放假，同事亦有遷港澳者。弟則殊無所畏，故坐以俟之。大著《小校經閣金文》已收到，函知培正中學，彼未來取，大約處此變亂時期，不欲購書以爲累，嶺南亦難免有此情形。弟前以傷惠傷廉之義，不欲公贈送，而此時無法交代。不嫌反覆，請公贈與嶺大，以爲紀念如何？公前提議寄存書籍于嶺大，同人爲籌畫存貯之所，亦曾商議數次，今託如天之福，公可不費轉徙之勞，而嶺大以此因緣，得拜贈書之惠，繫鈴解鈴，或不以弟爲多事乎？書存弟處，祇候明教。敬頌暑安。弟容庚上，五月三十一日。

#22

晦之先生左右：去年申江一見，轉瞬經年，仰望德風，不勝翹企！頃奉惠書，敬諗體履安吉。徧地干戈，粵中尚稱安定，左右如欲南游，飛機數時可達，弟當爲東道主，一切皆無不便。弟居校內西南住宅區九家村三號，樓房上下各四間，弟夫婦及三女同居，尚可分一二間爲左右下榻之所，如不嫌簡陋惠臨，請示其期，弟當至機場迎候也。尊寄中大之函已付浮沈。專此奉復，敬頌箸安。弟容庚再拜，十一月十五日。

#23

晦之先生左右：再奉復書，欣悉一切。嶺大在珠江之南，隔江與廣州相對，若至廣州，電船汽車約二十五分鐘可達。學校為教員建築住宅，亦僅數小家庭之用，所謂蝸居也。弟為左右預備兩間，原是下房，光線尚佳，外有天井，中間有抽水廁所。因弟只用一跛足女工人，另有住處，此兩間用以堆置雜物，故須布置收拾。校有附屬小學，童穉上學亦便，為避亂計，未嘗不可安居。若囊中有錢，再求適意，則酒店華屋，弟亦可陪同選擇，使賓至如歸。獻曝之誠，如此而已。承惠粵人書畫，非所敢當，幸勿客氣。如行期決定，乞先三四日示知，弟與兄一切尚易處理，惟嫂夫人能否忍受此種清淨寂寞生活，則大成問題也，一笑。敬頌箸安。弟容庚再拜，十二月六日。

#24

晦之先生：相別數月，不意時局劇變至此。伏惟興居曼福。弟去月中由粵北歸，整理敝藏彝器百餘事付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亦聊報執事見託雅意而已。在青島晤樹平兄，見博物館遷徙一空，相與握手一笑。近聞樹平亦已南下至香港矣。敬頌年禧，不宣。弟庚上，十二月二十日。

1949 年後

#25

晦之先生：久未奉候，伏惟起居安適。弟于六月中旬，腰部忽然劇痛，至博濟醫院診視，知為腎石，七月四日割治，經過良好，十三日出院。左右尿道阻塞，不知近來如何？如身體康強，當以急治為妙。以弟經驗，剖腹至七八寸長，割時痛苦，尚不如初痛之甚；割後第三日即可起坐食飯，六日拆縫線，九日回家，可行百步。現在不足兩旬，可坐立半日，行數百步。敢以弟之經過，供左右參考。住院費用為一千一百單位（每單位約合六千五百元），如中央醫院則各費較省。敬頌暑安，不宣。弟容庚上，七月卅一日。

#26

晦之先生：承惠續補《寰宇訪碑錄》及校勘記十冊，敬謝。尊恙既無甚痛苦，微滯乃老人常態，似不必理。廣州溫度雖常在六十度以上，然亦有在五十度之時，不如

北方圍爐之舒適。左右何時南來，均所歡迎。我疆我理，何勞美國越俎代庖？乃必干涉台灣與朝鮮，適見其帝國主義面目。戰爭雖有可能，但是尚不至急于爆發，年內大可不成問題。復頌著安。弟容庚上，八月廿七日。

#27

晦之先生左右：國內大學購書款項較多者，推東北大學。弟曾去函該校友人，介紹尊藏，據復云可購一部份。奉三十日手書，知尊藏舊本書籍全已歸公，可不必再談。弟雖欲至尊處一觀字畫，但學校正在開學，事務甚忙，未能擺脫，俟有機會，再行奉聞。弟曾去函廣州市博物館，尚未得復。弟知其今年經費多用在保管上，購置費甚少，公人口不多，一切節約生活，易于渡過，字畫亦娛老之資也。敬頌著安，弟容庚上。九月九日。

#28

晦之先生：弟于九日起程，往京出席文字改革會議，或可至滬一行，如有事情磋商，可函寄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廿二號容肇祖舍弟轉交，再決定至滬與否。敬頌著安。弟容庚上，十月八日。

#29

晦之先生左右：此次旅行至滬，蒙賢喬梓殷勤招待，永矢弗忘。弟于尊藏，以為年號鏡雖有一二模糊，多屬精品難得。書畫則以所見宋元作品少，未敢質言；明清作品多，可供選擇，俟開會時，當以所知向張館長推薦，如何再以奉聞。弟初歸來，諸事待理，匆匆敬頌著安。函生夫婦并此致謝。弟容庚上，十一月十七日。

#30

晦之先生左右：前數日往博物館介紹尊藏，乃知張館長調市文管會，新館長尚未到任。購置事一時停頓，以後接洽，容再奉聞。廿二日復書拜讀，謙抑高懷，彌深感荷。歸來後政協、人代，連日開會，匆匆敬頌著安，不宣。容庚上，十一月廿九日。

#31

晦之先生左右：奉復書知貴體違和，至深系念。頃詢之敝校盧觀全大夫，據云此老人通病，不足憂慮。他最近曾割治二人，一年七十，一年七十二，皆痊愈而去。若用器械刮治，不如割治之有把握。他在廣州中央醫院，院中有此器械（美國所贈），恐一次不能斷根，或尚有其他危險，此病尚須早日就醫，以免牽連其他部分。他介紹前在協和醫院同事熊汝成大夫，請就近一商。又詢之陳國楨大夫，他說來廣東不便，不如到天津、北京去，謝元甫大夫年近六十，乃專門泌尿科醫生，盧觀全乃其學生；或至天津，施錫恩大夫亦是專門此科，請酌定。如需介紹信，弟可請他二人寫專函也。李放《中國藝術家傳略》，弟已有之。前存書價十三銀元如何滙上，請示復。敝校尚有司徒展大夫，與盧大夫皆屬少壯派，以割治著名，如不辭跋涉，亦可來粵一行。要之，此病在他們看來，絕非痼疾如左右所言也。謝元甫雖是老手，恐不如少壯派之眼明手快。尊意如何？請先商之熊大夫，再行決定。復頌新禧。弟容庚再拜，一月三日。

#32

晦之先生：學校寒假，弟回東莞一行，歸來得奉手教，敬諗體履如常，至慰鄙念。盧觀全大夫與弟比鄰，據云未接馬永江來信，尊恙割治勝於刮治，前介紹之熊汝成大夫專于此道，不知其是否仍在上海中山醫院，或者于上海解放前避地台灣未可知。如此人在滬，可無煩跋涉，不然則至津至粵均可，滬粵通車兩三日可至，惟視尊體能勝此勞頓否耳。關於大箸事，初則培正中學欲購，及書至時，弟即去函囑其備款取書，久未得復，故請台端捐贈敝校，而尊札又付浮沉。久之，培正復來取書，即以與之，而歎存弟處，退還似可不必。胡生信附呈，即可知此中曲折，胡于日本事變前，曾長上海博物館。尊體此時尚無大礙，俟來春天氣暄和，來粵一游，並治尊恙，似較合適，尊意如何？實則粵中此時已御袷衣，寒暑表在七十度已上矣。復頌大安。弟容庚上。

#33

晦之先生：奉大札知貴恙漸痊，不勝歡忭。熊醫士既在滬，可以就商。盧醫士乃其同門，未必能勝之也。前聞台從將南來，故拙箸未盡寄呈以爲尊累，茲再檢奉《頤齋吉金續錄》、《武梁祠畫象錄》、《西清彝器拾遺》、《古石刻零拾》、《二王墨影》、《蘭亭集刻》六種，乞教正。《金文編》重訂本，乃中央研究院交商務書館印行，燬于香港，流傳甚少；燕大所印亦已無存。尊印《寰宇訪碑錄》校勘記及續

補，因乃叢書，不能分售，故至今未備，可否惠賜一部？如不便分拆，則嶺大圖書館有其書，可以借閱，無勞遠寄。交通日益方便，春暖南行，得親德範，尤所企望。復頌春祺，不宣。弟容庚敬上，二月廿六日。

#34

晦之先生左右：前奉手書，未有署名，茲得第二書，始知為左右寄來，稽復為歉。尊藏素所心折，承詢作何處置，願為借箸一籌。一、如生活之費不成問題，則送與公家保存，上也。二、如待此以維持生活，則求善價而沽，次也。以現在情況觀之，國內藏家已無所聞，國家集中力量在重工業建設，古物字畫之搜集，不復如前之注意，如所望不奢，可先就近與上海博物館、圖書館一談。聞徐森玉先生主持其事，或能助一臂之力。如彼等皆不欲購，則請將藏目寄來，弟當與博物館、圖書館及朱市長一商，或可解決左右困難。所以必先商之當地者，誠恐他地購成而當地阻撓，兩有不便。前年六月弟到北京，聞尊藏甲骨盡歸科學院，書籍亦科學院所需用，左右與郭公舊交，去函一商，或能有成，是亦一道。弟自解放後，嶺南合并于中山大學，校址則移在嶺南，仍任中文系教授，兼廣東省及廣州市文物管理兩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在政府與左右之間有能盡力，固所心願，然在節約時候，事之成否未敢必也。左右高年，割治復元較難，伏祈珍攝。回憶吾輩二十餘年舊交，所存無幾，弟亦年過六十，頭髮斑白矣，猶幸頑健，能乘自行車奔走于廣州與康樂之間，想公聞之，當亦一笑也。不盡欲言。

弟容庚上，八月九日。

#35

晦之先生左右：承諭尊恙割治後尚未復元，想是年壽太高，割治太遲之故，伏惟珍重調攝。弟昔年割治腎石，開腹盈尺，九日便可出院行動。尊藏書畫，既由徐公選去一批，想可維持一時，其他不必急急。弟嘗謂兄若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之大鵬，弟則翱翔蓬蒿間之斥鷃，未嘗不自以為適。尊著如江邨消夏之錄，鄭堂讀書之記，纂述必多，能示其目否？弟于此素所愛好，願得拜讀。回憶二十年前，曾見尊藏書畫皆有照片，可否假觀？或能向博物館有所介紹。如尊藏字畫、書籍尚存，竊欲請假至滬，一飽眼福。如言民國間之收藏家，魄力之大，方面之廣，以公為第一，亦足自豪，非弟一人之私言也。弟近校讀大著《小校經閣金文》，發現重出、疑偽之器不少，公願聞之乎？復頌道安。容庚上，八月廿五日。

#36

晦之先生左右：張館長來函附呈，尊意如何，請示復。大著《金文釋》，未審體例如何？如只作釋文，則《小校經閣拓本》已有之，不必多此一舉；如為考證，則極願拜讀。弟近日正校閱《小校經閣拓本》，發見重出、疑偽之器不少，或可作它山攻錯。近日出版書籍，罕見他人作序，似可不必。至于聲韻之學，弟素少研究，不必寄來。弟初擬至滬拜觀尊藏，但一因貴體尚未復元，不欲有勞長者；二因久未至滬，不知食宿有無困難。至于校事，擺脫較易，上課事，弟只擔任兩三星期，下週便可完畢，如左右有待面商之事，弟亦不憚一行，少敘契闊，諸惟珍攝，不宣。弟容庚上，十月四日。

#37

晦之先生左右：茲欲假尊藏〈九歌圖卷〉一觀，因圖中用古文書〈九歌〉之故，如承俞允，請由郵局寄來；如肯割愛，請示其價。敬頌新年多福。容庚上，十二月二十九日。函生夫婦并此致候。

#38

晦之先生左右：承寄示〈九歌圖卷〉，書畫均佳，至為感紉。惟題為李龍眠，乃笠江上之誤。延祐旂蒙單闕，明是元仁宗延祐二年，汪昉經已指出，惟不知吳炳何人。考《書史會要》云：「吳炳字彥輝，汴人，身安畎畝，朝廷三聘不起，工篆書（卷七頁十一）。又漢淮源桐柏廟碑，乃至正四年吳炳重書，合以汪昉所引《鐵網珊瑚》蘭亭後吳炳跋，其為元人作品審矣。弟此時尚窘于資，不能奪公所愛，欲臨其九歌，然後奉還。如安徽博物院欲得，請示知，即可付郵。《書畫鑑影》著錄此卷，以屈原為東皇太一，以東皇太一為雲中君，前後皆錯置，是真不讀楚詞者也。蒙慷慨允許假觀尊藏，請再以石谷兩冊見寄如何？其他精品，耿耿于心，不敢復請矣。弟行前公允以法繪見贈，二十餘年舊交，徒驚尊藏之富，不知大作直入雲林之室，愧知公為未盡也。敬祝春祺。弟容庚上，一月十二日。

#39

晦之先生左右：昨上一緘，想達左右。同日復得來書。坦白言之：一、尊藏真假參半，不宜于多數將去。二、擇肥而噬，則左右定價較高，艱于請求貶價。三、公家購買，詢謀僉同，不能相機立斷。故弟以為尊藏可賣則賣，不必為誰而留。弟近兼

學校文物館主任，而購置文物資料之費，全年不過千金，已將〈九歌圖卷〉向學校提出數日，如何還價，尚未能決定。假如在解放之前，未嘗不有投機商人全部買下，相機出賣；今受限制，大非昔比，即如商人向尊處取件，向公家兜售，亦屬犯法。北京如是，上海不得而知。微聞政府有意懲治上海不法古玩商，故弟過滬時，不敢一入其門。弟于尊藏所注意者，紀年鏡及書畫二三十件，欲向公家介紹，頗有困難，未能急急。敢布區區，敬頌春祺。弟容庚上，一月十五日。

#40

晦之先生左右：關於〈九歌圖卷〉，弟與商錫永兄擬價二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介紹于學校，疊接手書，弟即向學校催問，今日下午始得王越教務長切實答復，謂須俟龍副校長自北京回校決定。現在（一）擬價（二）時間，不知兄能否同意？如不同意，即可奉還。王函附呈。再王畫兩冊，弟擬還價參百元，明知所持者狹，而所望者奢，亦聊博兄一哂。若承寄下，當即匯款。弟在滬時，曾與函生言及兄家事，謂當節約方能持久，不意其棄至親而去也。合猶患其不足，分則更難支持，吾意函生久必悔之，望兄不必責善，自易復合。不盡欲言。敬頌冬祺。弟容庚上，一月廿六日。

再者：弟為兄計，似宜少事節約。即如工人，兄用其三，而函生用其一，非持久之道。又如電話之類，亦非必需，函生遷居，似有其難言之隱。弟以為兄高年需人侍奉，仍以合居為宜。裁減工人，免其興波作浪，自易相處。弟在校中已屬高薪支第七級，薪金不過月二百二十元，全家六人，尚有一女在美專讀書，量入為出，亦可維持生活。兄精力過人，孜孜不息，至可效法，而一人獨居，無亦父子之愛有未盡乎？函生子女玉雪可愛，弟至今不忘，勸兄同居，此亦其一因也。附中。

#41

晦之先生：昨上一函，想達左右。龍副校長昨已歸來，今日與錫永往商，〈九歌圖卷〉願出價貳百伍十元，如承認可，請往稅局將免稅發票辦妥寄來，以便領款匯上。至于王冊，如有人出價高于弟者，請它售，不必為難。專此，敬請撰安。弟容庚上，一月廿九日。

#42

晦之先生左右：奉卅一日手書，承以兩王冊見讓，感謝無已。茲將價參百元匯上，敬祈訖收。〈九歌圖卷〉與錫永商議，代作主張，以貳百伍十元讓歸學校。今日是星期六，如能手續辦清，即將款領出一并匯上，否則尚須延閣至下星期。前在尊處鈔列書畫單子，不知夾在何處，博物館所選出二十餘件，請開列價值，俾便介紹。復頌春祺。弟容庚上，二月四日。

#43

晦之先生：石谷兩冊今日始收到，敬謝。學校手續已辦妥，不必免稅證矣。前在尊處鈔列之書畫單已遺失，兄可否將謝君選出之二十餘件（即放在書桌右旁者）鈔一目，并列價值寄來，俾便代為介紹。新年敬祝健康。弟容庚上，二月十四日。尊藏文徵明〈夏山圖卷〉，匆匆未能決定其真偽，能寄來一觀否？并示其價。

#44

晦之先生左右：寄來衡山書畫兩卷，至八日才收到，不知郵政何以濡滯若此。畫卷筆力軟弱，似是臨本，故不擬留；本欲即日寄還，惟近日天氣潮濕，恐有損壞，一俟晴朗，即可寄出。畫目附繳。聞故宮在暑期開審查會，或可繞道上海，拜謁起居。郵寄往還，太費時日，不願復煩左右矣。敬頌著祺。弟容庚上，三月十六日。

#45

晦之先生：半月來連日開會，大札未遑即復為歉。衡山兩卷早已奉還，因郵局員言，包裹投遞費時較多，故改作印刷品寄上，不知有無損失？印刷可以直送，不用到取，是亦一便。〈千字文〉是真跡，弟藏衡山字較多，故不擬收。天氣暄和，此間可穿單衣，伏惟珍攝，不宣。弟容庚上，四月十一日。

羅振玉致劉體智函

（2封4頁，劉奎齡藏）

晦之仁兄大人執事：久疏箋候，延跂為勞。比維起居安隱，足慰頌私。昨得扶九兄書，知藏器半已割讓。寄到清單一帙，鈞器尚有二百四十八品可以見讓。但聞容希白也在滬，得尊藏不少，不知即單內所開否？若已歸容，便可作罷；若單中所開，

在容所購以外，擬集資購藏。但關內禁古物出口甚嚴，公能設法運出否？又此間匯款限制亦嚴，款如何設法撥匯？此兩事能解決，乃可攜手，祈見示為荷。弟衰病日增，無可遣日，但課兒孫讀書而已。結習未忘，故通書左右，幸便中惠復。言不盡意，即頌著安。弟玉再拜。

惠之仁兄大人執事：久不拜教，暑中維起居安善，足為遠報。前由鮑扶九兄手，交到尊藏金文墨本，有朋之賜，感謝無似！茲有請者，舍弟蟬隱廬書店擬向貴行每年透支三千圓，由弟保證，如有虧欠由弟負責。至每年換保，即託金頌清兄就近代表。專此奉慰，千祈弗卻。近著四冊附奉，聊伴空函，乞惠教為荷。尊藏古金尚有未得墨本者，仍求續賜，無厭之求，尚祈恕之。此請暑安，維照不賜。弟振玉再拜，十九日。

徐森玉致劉體智函

(1封1頁，劉奎齡藏)

收到惠老所賜《小校閣金石文字》拓本十八冊四函，《善齋吉金錄》廿六冊四函，永銘嘉惠，感謝無窮。徐森玉，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

尹石公致劉體智函

(2封2頁，劉奎齡藏)

來謁不值。留下森玉謝箋一帋，乞登入。前談抄本書，日內擬一度洽商，以便了此一重公案何如？（月初提出會議。明晨賜一電話為企。）又丁淇世兄擬得《小校經閣拓本》（四函）、《吉齋》（後二函），渠在會方學習此部門也。走不敢擅應，乞台酌是荷。留呈晦公老學長師事大鑒。弟石公頓首，卅日。

來謁不值。留下蘇北文管會謝函呈鑒。明晨通電話再詣談也。手呈晦老學長。小弟石公頓首。同吳仲向來謁。又拜，四日。

唐蘭致劉體智函

(2封3頁另信封1頁，劉奎齡藏)

惠之先生雅鑒：前者尊駕來平，席前一晤，未得暢談爲憾。比者僕撰〈壽州所出楚銅器攷略〉（此文將由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表），深以未得尊藏兩壺一匕之拓本與照片爲恨，如蒙慨然惠賜，感激無似！又楚器在上海者，已見楚五飲茅鼎一器之照片，如先生知尚有他器，能以見告，或可以拓本及照片惠借一用，尤所企盼！拙著兩冊，另函附上，請教之。〈矢彝攷釋〉將由《國學季刊》發表，出書後當再寄呈也。此致，敬請道安。唐蘭頓首。八日。北平外交部街甲二號，唐立庵。

秋間與安徽圖書館約定，往整理楚器。道出滬上，當再奉訪也。

晦之先生惠鑒：昨奉手翰，并拜尊著之賜，感謝感謝！北大所藏甲骨，將由蘭編釋印行，秋間可以付印。尊藏最富，聞亦已編就，南歸時擬奉訪一讀也。此復，敬頌日祺。唐蘭拜。北平外交部街甲二號。

陳夢家致劉體智函

(3封5頁另信封1頁，劉奎齡藏)

惠老賜鑒：在滬數聆教益，甚以爲幸。又承厚賜種種，感激感激！尊著各書已由書店見告付郵寄出，不日當可寄到京矣。前在尊寓拜讀金文攷釋，甚佩！至盼早日付刊，以利學者。晚十數年詮釋金文，稿已盈尺，但因學力不足，不敢以問世。先生據《三禮》補金文之闕遺，用《說文》、聲韻，通古字之音義，使難讀不全之策命，豁然貫通。以七十之高齡，閉戶著書，令人欽佩之極。晚在濟南文管會盤桓六日，業已返京。此間秋高氣爽，甚盼先生北上一遊。自十月一日太和殿中將有一「偉大的祖國」藝展，蒐集公私藏器，當有可觀者。前允將尊藏呂不韋戈捐贈上海市文管會，不悉已檢出否？森老對此器極重視。又「左關之鏃」該會願出價收購，至盼早日交森老，因晚急欲得一照片作研究也。另郵寄上拙作單行本兩種，請教正。專此，並請撰安。晚陳夢家敬上，八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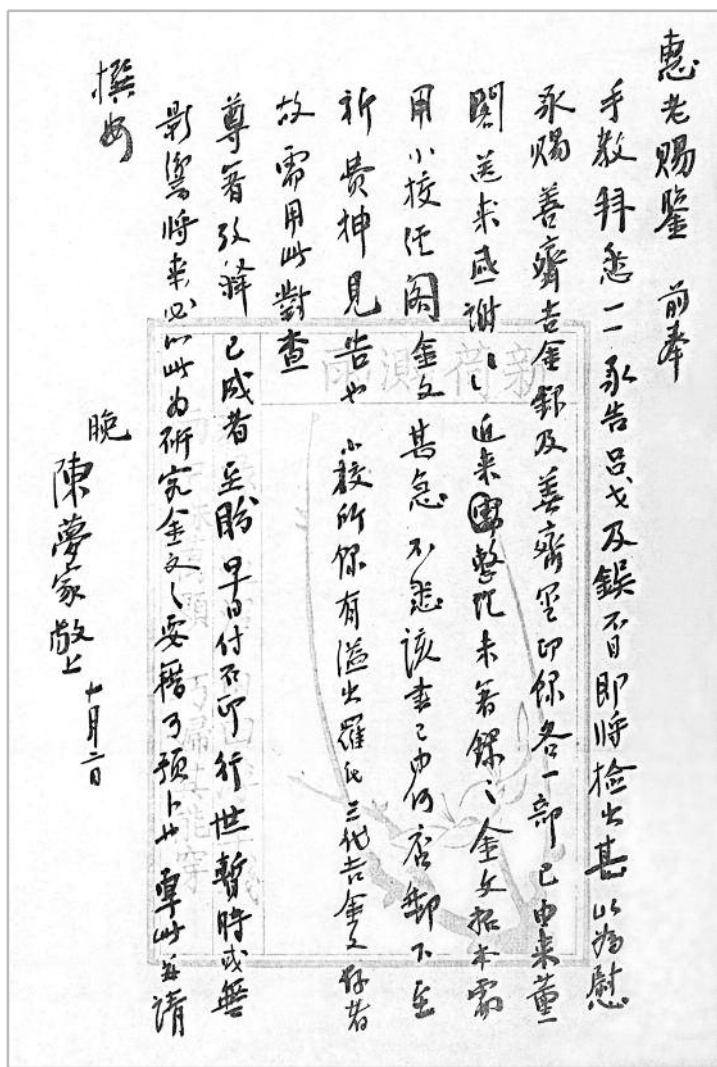
惠老賜鑒：前奉手教，拜悉一一。承告呂戈及鏃不日即將檢出，甚以爲慰。承賜《善齋吉金錄》及《善齋璽印錄》各一部，已由來薰閣送來，感謝感謝！近來整理未著錄之金文拓本，需用《小校經閣金文》甚急，不悉該書已由何店郵下，至祈費神見告也。小校所錄，有溢出羅氏《三代吉金文存》者，故需用此對查。

尊著攷釋已成者，至盼早日付石印行世，暫時或無影響，將來必以此為研究金文之要籍，可預卜也。專此，並請撰安。晚陳夢家敬上，十月二日。

惠之老先生賜鑒：前奉手教，敬悉一一。《小校經閣》已到，感謝感謝。此次森老携呂不韋戈北來，即加入太和殿中展覽，生色不少，觀者贊羨不已。茲因老友趙萬里兄南下之便，煩其到府致候；斐雲兄版本之學海內第一，倘有可觀者，至盼老先生多賜機緣。專此，並請撰安。晚陳夢家敬上，十二月四日。

承賜涇茶已用其半，極好極好。

正擬投郵，復奉九月廿八日手教，敬悉。尊藏呂不韋戈並其它兵器八十七件，一并捐贈上海市，化私為公，使後之從事兵器研究者多一批重要材料矣。可佩可佩！夢家又及。



圖八：陳夢家致劉體智函（劉羣齡藏）

復旦大學歷史系致劉體智函

(1封2頁，劉奎齡藏)

晦之先生道鑒：暑假前我兩系同學，由胡厚宣先生率領，前往尊寓參觀，辱蒙殷勤招待，並賜教誨。頃又承胡先生轉下先生慨贈尊著《善齋吉金錄》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書，皇皇巨帙，嘉惠後學，感激之情，匪言可喻。除登記陳列供眾閱覽外，專此道謝，順頌著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語文學系啓，一九五〇，八月十日。

胡厚宣致劉體智函

(2封2頁另信封1頁，劉奎齡藏)

晦之老先生台鑒：以課忙久未奉候爲念。頃讀賜書，知已遷居。容希白現任教中山大學，寫信可寄「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商錫永亦在中山大學，日前來滬小住，曾來復旦，未審先生嘗見之否？勿復，敬頌著安。後學胡厚宣謹上，八月一日。

晦之老先生賜鑒：再蒙惠教，獲悉先生六十年來著作等身，至於無法收存，無任欽仰。本應立即抽暇前往候教，奈以學習「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每天開會，一直緊張，暑期迄未放假，擬稍緩俟本月底或下月初，下期開學前，準抽暇拜訪聆教，屆時當再先期奉報。又徐中舒先生現在「成都四川大學」，去年曾來北京開會，惟未來上海耳。專肅，敬頌著安。後學胡厚宣謹上，八月九日。